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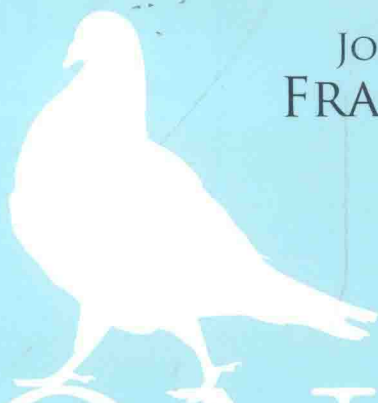
HOW TO BE ALONE

如何独处

〔美〕乔纳森·弗兰岑 著

JONATHAN
FRANZEN

洪世民 译



喧闹嘈杂、五光十色的大众文化中
保持个体性和复杂性：如何独处？

南海出版公司

如何独处

〔美〕乔纳森·弗兰岑 著

洪世民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何独处/[美] 弗兰岑著; 洪世民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5.8

ISBN 978-7-5442-7835-5

I. ①如… II. ①弗…②洪… III. ①随笔—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514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010

HOW TO BE ALONE

Copyright © 2002 by Jonathan Franze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usan Colomb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如何独处

[美] 乔纳森·弗兰岑 著
洪世民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特邀编辑 第五婷婷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16千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442-7835-5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献给凯茜·切特科维奇

CONTENTS

作者的话	1
父亲的脑	7
帝国卧室	35
何必苦恼？	49
迷失在邮件中	85
艾瑞卡舶来品	119
筛烟灰	125
流亡的读者	145



天下第一市 161

捡破烂 177

控制单元 191

艰深先生 221

床上的书 251

圣路易斯见 267

二〇〇一年元月就职日 283

作者的话

我耗时多年的第三本小说《纠正》，出版于世界贸易中心崩塌前一周。那似乎是自我和商业都应该默不作声的时候——套用尼克·卡拉韦的话，那是你希望“世界上所有人都身着军装，在道德上永远保持立正姿态”^①的时刻。然而，在商言商。大难过后不到四十八小时，我又在接受采访了。

采访者对他们所称的“《哈泼氏》小品文”特别感兴趣。（没有一个人用杂志编辑赋予它的原始标题“偶尔做梦”^②。）他们大多以这个问题开场：“在你一九九六年的《哈泼氏》小品文中，你曾保证你的第三本书会是一部大型社会小说，攻击主流文化、振兴美国文学；你觉得《纠正》是否实现了这个诺言？”我对接下来每一位采访者都这样解释：不，相反，我在那篇文章里几乎未提我的第三本小说；所谓“保证”完全是空穴来风，是《纽约时报周日杂志》某个编辑或标题作者杜撰的；事实上，我非但

①引自 F. S.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第一章（邓若虚译本）。尼克·卡拉韦为该小说中的叙述者。

②原文为 *Perchance to dream*，来自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哈姆雷特独白。

没有承诺要写一本针砭主流的大型社会小说，反倒把那篇文章当成一个声明放弃种种抱负的机会。因为多数采访者并未读过那篇文章，而读过的极少数人又似乎对它有误解，所以我渐渐能熟练地对它的论点进行简明扼要的概括；直至十一月，在我第一百场还是第一百十场采访时，我终于归纳出一小套妥当的说辞以正视听：“不，事实上，《哈泼氏》小品文是在讲我要放弃身为小说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去学习写一本具有趣味性、娱乐性的小说……”我实在困惑，甚至感到不止一点的委屈，竟无人能明察文中这个简单又明确的想法。我心想，这些媒体人可真是固执得愚蠢！

十二月时，我决定整理出一本随笔集，收录《偶尔做梦》全文，并澄清我在其中说过和没说过的话。但当我打开一九九六年四月份的《哈泼氏》杂志，却看到一篇显然出自我手文章以五千字的抱怨开场，其尖叫声之刺耳、逻辑之匮乏，连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从五年前写了那篇文章至今，我竟已忘却我曾是一个满肚子怒气、满脑子理论的人。我曾认为美国人爱看电视、不读亨利·詹姆斯^①是末日般令人担忧的事；也曾是那种狂热分子，深信既然世界无法认同其独特的信仰（对我来说即对文学的信仰），我们一定是活在末日时代。我曾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是个庞大的阴谋集团，目标就是阻挠我的艺术抱负、消灭人类文明中所有令我愉快的事物，并在此过程中强暴、谋害我们的星球。《哈泼氏》小品文的前三分之一就是由这等愤怒和绝望写成，满纸理论，怨气冲天，现在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害怕。

的确，早在一九九六年，我就企图以那篇随笔记录一个止步不前的小作家如何逃离愤怒思想的监牢。所以现在，有一部分的我想要重

^①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著有《一位女士的画像》《鸽翼》等。

现它最初的面貌，算是对我年少轻狂的记录。但我想大部分读者都不会对这样的宣言感兴趣：

在我看来最清楚不过的是，假如有哪一位商业大亨或政府要员相信书有未来，我们就不会眼睁睁看着华盛顿和华尔街为一条信息高速公路疯狂筹募五千亿美金，那些拥护者嘴上念叨着此举会对阅读造成蹂躏（“你得习惯在屏幕上阅读”），但还是无法掩饰他们内心对这种前景的漠视。

这一点点东西就够受的了，所以我行使了作者的权利，把那篇文章砍去四分之一，并彻底改写（还把标题改为“何必苦恼？”）。虽然文章还是很长，但我希望现在它读起来没那么累赘费劲，行文也较直截了当。别的不提，我希望至少能够指着它说：“看，这论点一目了然，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

适用于《哈泼氏》小品文的，同样也适用于这本随笔集。我想让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我挥别充满愤怒和恐惧的孤寂，转而接受——甚至颂扬——读者和作家身份的一种记录。这并不表示世界已经没那么多令人恼火和害怕的事了。我们国家对石油如饥似渴，这已经造就了两个布什总统和一次丑恶的海湾战争，眼看又要带领我们没入永无止境的中亚冲突。虽然你以为绝无可能，但现今美国人对美国政府的质疑似乎比一九九一年还少，而主流媒体可谓集体性倒向武力外交。就在国会再次否决放宽 SUV 节能标准的同时，福特汽车的总裁仍然可以在电视上忧国忧民地捍卫他们的产品，宣称美国人绝不能接受“任何种类的限制”。

尽管每天都有那么多离谱的新鲜事上演，我仍选择仅对本书其他文章做最低程度的修补。没有了世界贸易中心，《天下第一市》读起

来会有点不一样,《帝国卧室》是在约翰·阿什克罗夫特^①带着他对个人自由的漠视上台前完稿的;炭疽病^②令美国邮政总局雪上加霜,《迷失在邮件中》早已呈现其困境;奥普拉取消了她的读书俱乐部对我的邀请,让“精英主义”这个修饰语在好几篇文章里荧光闪闪。但对我而言,比起地方性特殊事件,这些文章共同的深层探究更为重要:在喧闹嘈杂、五光十色的大众文化中,如何维持个体性和复杂性,即,如何独处的的问题。

二〇〇二年

①约翰·阿什克罗夫特(1942—),美国律师、政治人物,2001年至2005年担任布什政府总检察长。

②恐怖分子曾于2001年通过邮件寄送炭疽芽孢粉末到美国,引起恐慌。

父亲的脑

这是一段回忆。一九九六年二月一个多云的上午，我收到家母从圣路易斯寄来的邮件，是情人节包裹，含一张粉色浪漫贺卡、两根四盎司的 Mr. Goodbar 巧克力棒、一颗别在线圈上的心形镂空花纹饰品，以及一份神经病理学家做的家父的脑部尸检报告。

我记得那天上午灿烂而又阴郁的冬日之光，记得我把糖、卡片和饰品留在客厅，拿着尸检报告走进卧室，坐下来读。报告是这样开始的：大脑重 1255 克，有旁矢状面萎缩、脑沟增宽的现象。我记得我把克换算成磅，然后以我熟悉的超市包膜肉盒上的磅数想象它的重量。我记得我没有再读下去，便把报告放回了信封。

在过世前几年，父亲参加过华盛顿大学主办的一项以记忆与衰老为主题的研究，而参与者可获得的报酬之一就是一次免费的死后脑部解剖。我怀疑那项研究还提供其他监测或治疗作为答谢，才会让喜爱各种赠品的家母坚持要家父去当志愿者。另外，她之所以把尸检报告放进我的情人节包裹，节俭或许是唯一有意识的动机。这样可以省下三十二美分的邮资。

我对那个二月上旬最清晰的记忆兼具视觉性和空间性：黄色的Mr. Goodbar，我从客厅到卧房的移动，恰好处在冬至和春分正中间的那日近午时分的光。但我心知肚明，就连这些记忆也不可信。据最新理论——植根于近二十年大量神经学和心理学研究——大脑并非记忆的相册，不能把记忆像不变的照片那般分散储存。记忆，套用心理学家丹尼尔·沙赫特的说法，是行为的“暂时群集”——一种神经回路必要的类刺激，可将感觉意象和语义数据结合为短暂感知，让我们记住整件事。不过，鲜有意象与数据是某特定回忆的独有财产。一如我在那个情人节上午的体验所披露，我的大脑依赖“红色”“心形”和“Mr. Goodbar”这些已有的子集；窗外的灰色天空如同其他数千个冬日上午一般熟悉；而我已经拥有数千万个神经元来专门构成我母亲的形象——对邮资锱铢必较、对孩子多情依恋、对我父亲余怒未消以及匪夷所思地不谙世故等等。因此，据最新模拟，我对那天上午的记忆是由一组脑部相关区域之间的固定神经链接和对整个群集的预先配置构成的：一旦回路中有任一部分接受刺激，整个群集就会被“点燃”，同时产生化学和电力作用。现在，只要你说“Mr. Goodbar”一词并让我进行自由联想，我如果不说黛安娜·基顿^①，就一定会说“脑部尸检”。

就算我现在才第一次这样疏浚我的情人节回忆，它还是会如此运转。但事实上，从那以后，我无数次回想过那个二月的上午。我把这件事告诉兄长，把它当成“离奇母亲事件”跟我喜好这类事的朋友分享。我甚至——说来丢脸——向完全不熟的人透露过。后继的每一次重新整理和重新叙述都巩固了建构那段记忆的意象与知识。

^①黛安娜·基顿（1946—），美国电影演员、导演和制作人，曾在电影《寻找古德巴先生》（*Looking for Mr. Goodbar*）中扮演女主角。